

洛阳市新安县千唐志斋管理所编

千唐志齋

中石齋



千唐志斋

赵跟喜 郭也生

李明德 徐金星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亭

唐功

唐功

亭之始蓋以竹葉為之

京都井柳栢殿下竹觀宮

少石水少地潤注出烟

丁卯春予系與海陽杜平花會後

予之西去言口占一絕

沈周

■

不朽子唐誌巍然

聚穢門芳史勤後

視文毅此中存

跟喜日忘惠濛唐功

又 又

可化蓮劫踪道太陽
生晚日環紅紫捲雲
直上七采路倚殿古碑
萬古松

一九二四年四月廿九日于上海南京路

琳琅滿目、不暇接吾唐
緒脈率可抗強歲空難昨
名家但皆高士足見我古法
傳統歲歲繁祉也

平居心術法亦名心術也
甲子年夏月廿九日
中石

千唐古誌
藝術瑰寶
可以證史
可以補遺

張岱年
一九八六年
四月廿四日

藝林誌
之館

弟承先師遺教
志在藝林
一九八六年
四月廿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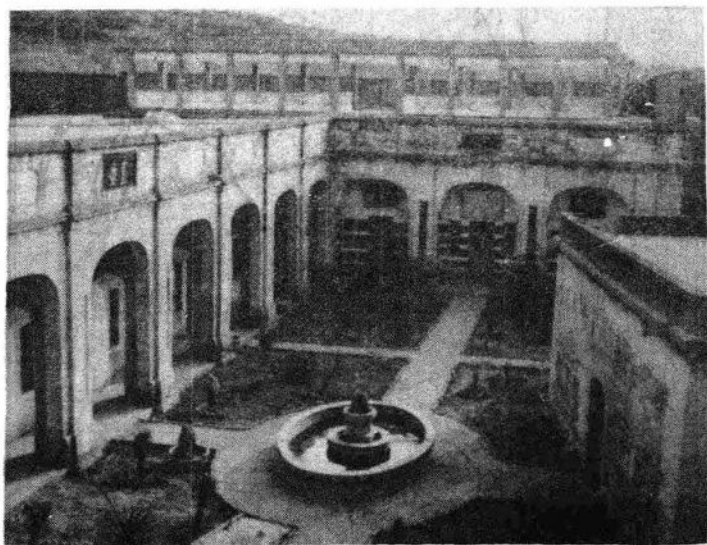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	千唐志斋概述	2
二	千唐志斋藏书画刻石选介	14
1.	词丽笔健的张母寿屏	14
2.	靳志章草书寿言	16
3.	李根源书联赠张钊	17
4.	冯玉祥施政纲领刻石	19
5.	南海遗墨伴志斋	21
6.	王纯谦指画兰草	24
7.	邵瑛草书神飘逸	26
8.	曼生铁笔书古隶	27
9.	貌丰骨劲的刘墉条幅	28
10.	板桥妙笔画竹石	30
11.	王弘撰书东坡诗	33
12.	神笔王铎书中堂	34
13.	董其昌书《典论·论文》	36
14.	唐造像碑记种种	39
15.	汉武帝梦景画像石	43
三	千唐志斋藏墓志选介	45
1.	达鲁花赤珊竹公神道碑	45

2. 田夫人墓志	48
3. 程思义墓志	50
4. 崔弘礼墓志	53
5. 刘氏墓志	56
6. 苏日荣墓志	59
7. 屈突通墓志	62
8. 顺节夫人墓志	65
9. 王守质墓志	67
10. 臧晔墓志	69
11. 赵洁墓志	71
12. 李邕墓志	72
13. 马凌虚墓志	75
14. 逯□字墓志	77
15. 祗士华墓志	79
16. 二品官墓志铭	81
17. 李阜墓志	82
18. 袁公瑜墓志	85
19. 陈颙墓志	88
20. 元恭墓志	90
21. 成晁之碑	93
22. 张子温墓志	94

一 千唐志斋概述

千唐志斋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五十公里的新安县铁门镇（图一）。它是已故国民党起义将领张钫先生所建园林“蛰庐”的一部分（图二）。为我国现存墓志石刻的集中地之一，以



图二 蛰庐花园全景

珍藏自西晋、北魏以来历代墓志石刻一千四百余件而闻名。其中尤以唐志为最丰，多达一千一百八十五件，故有千唐志之称，并被誉为“一部石刻唐书”、“唐志博物馆”。章炳麟曾用古篆为之题额“千唐志斋”，并在落款处缀有跋语：“新安张伯英，得唐人墓志千片，因以名斋，属章炳麟书之”（图三）。斋名由来盖缘于此；另古篆对联一副赠之（图四）。



图三 章炳麟题“千唐志斋”及跋语刻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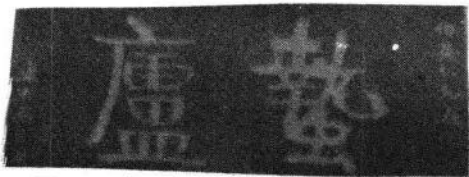
铁门，古称阙门，是千唐志斋创建人张钫的故乡。这里有青龙、凤凰两山对峙，南、北涧水环镇东流，西扼峭山，东临函谷，北濒陇海线，交通方便，风景秀丽。近年来，坐落在此镇西北角的千唐志斋，更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中外游人，使这个历史悠久、山水宜人的豫西名镇更加焕发了青春。

千唐志斋是蛰庐的一部分。蛰庐系张钫先生的花园，始建于



图四 章炳麟篆书对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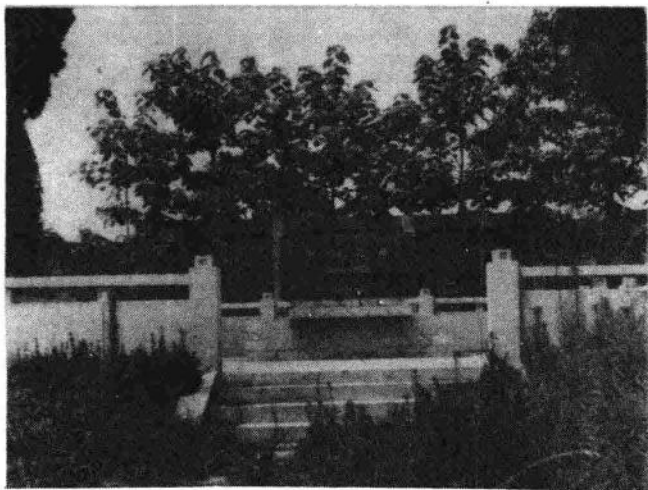
1921年。是年夏，在陕西任“靖国军”副总司令的张钫，因父丧返归故里铁门镇。张先生在守制期间，在镇中购得土地近百亩，辟为花园。随之广采奇花异木，植于园内，历时两年，便初具规模。是时，适逢康有为游陕过豫，便乘兴挥毫，为蛰庐题额（图五）、赠联、赋诗、书跋，使花园大为增色。



图五 康有为题“蛰庐”刻石

张钫，字伯英，号友石老人。清末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早年曾参加同盟会，是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新军起义的主要策动者之一。孙中山发动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时，张钫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三十年代，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军总指挥、河南省政府代理主席以及民政、建设厅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对和平解放四川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49年底于川西起义。解放后，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一九六六年五月病逝于北京。一九八六年六月，正值张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等单位按照张钫先生临终前遗嘱和其海内外子女的愿望，将先生骨灰移窆蛰庐花园之中。张钫之墓坐落在蛰庐东北角，系先生第九子张广益设计。墓园占地八十一平方米，地坪划为八十一格，赭红色后屏墙上方有八十一条涂金竖线，均象征先生享年八十一岁。墓为上好青石精凿细磨砌成，通体朴素、庄重（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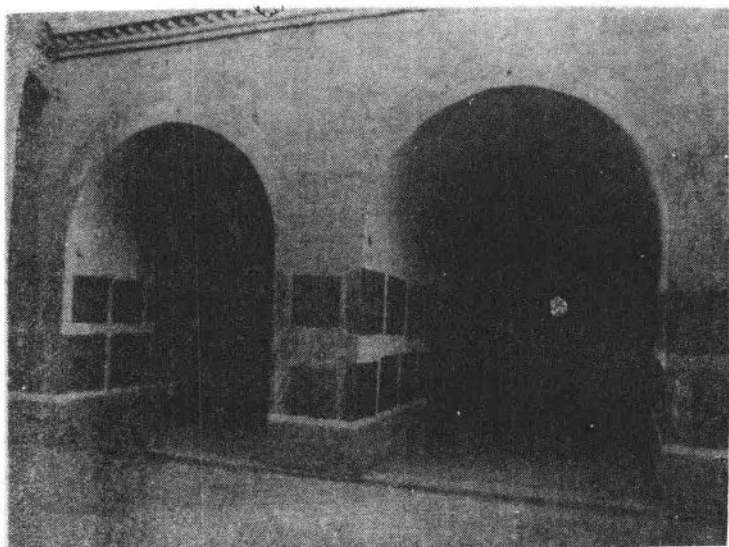
张钫先生生前酷爱金石字画，曾与于右任、章炳麟、康有为、王广庆等交往甚密。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张钫于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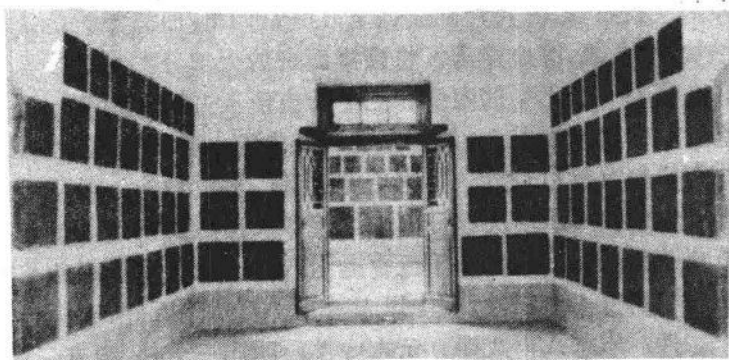
图六 张钊之墓

三一年开始,凭借他的地位和权势,广泛收罗墓志石刻,兼及碑碣、石雕等,并将其陆续运至故里铁门镇。1935年前后,在“蜚庐”西隅,辟地建斋,将搜集而来的大部分志石镶嵌于十五孔窑洞(图七)的内壁和三个长方形天井院(图八)及一道走廊的里外墙壁上。其余未镶嵌之志石,除抗战时期捐赠陕西省博物馆数百块外,其它历经战乱,多数散失。据1935年郭玉堂编次,王广庆核订,由西泠印社出版发行的《千唐志斋藏石目录》载,共计一千五百七十八件。现斋内仅存各类藏石一千四百一十三件。其中唐志一千一百八十五件,五代志二十二件,宋志八十八件,元志一件,明志三十件,清志二件,民国志七件,西晋志一件。此外尚存有墓志盖十九件以及其它各类书法、绘画、造像、经幢、碑碣等五十八件。这些志石都是张钊从全国各地搜集而来的,其中尤以洛阳地区为多。

洛阳号称九朝古都。这里自东周以迄隋、唐、宋、明都是人文荟萃之地。城北邙山东西绵延百余公里,雄浑逶迤,土厚



图七 第十三、十四窑洞镶嵌的唐人墓志



图八 与第一、二号天井相通的第五室镶嵌的唐人墓志

水低，宜于殡葬。所以历代达官贵人，富户巨贾，皆迷信邙山为风水宝地，甚至有歿于江南塞北者，临终时还嘱其子孙，不远千里，还葬北邙。所以民间传有“生在苏杭，葬于北邙”之说。以致有“北邙山上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之词。唐代

诗人白居易曾有“北邙冢墓高嵯峨”的诗句，足证“北邙无卧牛之地”，并非言过其实。也正是这些富豪人之墓葬，诱致了盗墓之风盛行，盗墓者多重劫掠殉葬品。而笨重之志石则乏人问津，大多散佚于民间。清末修陇海路时，取线邙山脚下，掘出的志石被弃置于民舍田埂者亦不在少数。张钫留意及此，遂广为搜罗，后辟地建斋，妥为贮存。因于右任也很爱墓志刻石，于是张、于二氏曾商定，凡“魏志”皆归于氏，而“唐志”全属张钫。遂使千唐志斋成为全国范围内唐志最为集中的地方。

墓志之作，起于东汉末年，盛于北魏、隋、唐。而东汉、西晋的墓志记载简略，仅题姓名、卒年、葬地而已。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推行汉化政策，促进民族融合，规定拓跋氏死后，不得“还迁代北”，于是贵胄勋戚，多觅北邙为穴。他们害怕朝代更异，陵谷变迁，难觅踪迹，故墓多有志，以备后嗣觅踪辨认。墓志大多有盖，志盖上篆署朝代、官职、姓氏、族源和生平事迹、卒葬时地以及配偶、后嗣对死者的赞颂言辞等。将它置于死者棺柩之前，埋于墓穴之中。遂后渐成风尚。志多呈方形，遂成定制。

千唐志斋所藏唐志，从年代来讲，上自唐开国之君李渊的年号“武德”起，经“贞观”、“天宝”之盛世，以迄中唐、晚唐，直至唐末的昭宗李晔、哀帝李祝的“天祐”年号止，约二百八十余年。其中包括武则天的改元、安禄山的僭号等，无不尽备。考其志主身份，有相国、太尉，有刺史、太守，有雄据一方的藩镇，有官卑职微的尉丞曹参，也有名流处士、道观尊师，还有深锁内宫、凄凉一生、死后不知姓名和籍贯的宫娥才女。这些墓志记载着形形色色人物的社会活动，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完整而森严的等级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千唐志斋所藏志石看作是一部石刻唐史；或者说是一部镶嵌在

窑壁上的“唐书”。因此，它为我们研究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外交等方面的情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珍贵资料。它具有证史、补史、纠史的重要价值。

隋朝末年，由于炀帝残暴统治和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的结果，致使民不聊生，卒以率众揭竿而起，甚至连上层官僚也纷纷举起叛旗，这种情况在墓志中均有所反映。如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长孙仁墓志中，载有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军粮时起兵反隋，率众十余万进逼洛阳，并在三嵎（今河南洛宁县北）地区活动，以及后来被长孙仁镇压的情况。又如长寿二年（公元693年），陈察墓志中也载有“薛举称兵，县人杨洛翻城相应”的情况。这些记载均可弥补《旧唐书》、《新唐书》（以下简称两《唐书》）之阙。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炀帝死，王世充于洛阳拥杨侗为帝。次年又废杨侗自称皇帝，其国号“郑”。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屈突通墓志中记载了唐太宗与屈突通征讨王世充一事。又《新唐书·王世充传》载，王世充据洛期间，百姓饱受祸酷，“世充粮且尽，人相食，至以水汨泥去砾，取浮土糝米屑为饼，民病肿股弱，相藉倚道上”。此种惨景，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盖赞妻孙光墓志中亦有类似记载，“隋末土崩，洛中云扰。米遂腾跃，斗至十千。顿踣于是成行，骨肉不能相救。夫人偶逢弃子，岐路呱然，哀而鞠之”。所记正与《唐书》相吻。

武则天执政期间，曾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罗织罪名，借以打击士族地主及对她不满的唐朝宗室旧臣，以致许多人蒙冤受屈，死于非命。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程思义墓志及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贺兰务温墓志中，也都记载有当时酷吏严刑逼供，株连无辜的骇人听闻事件。程思义墓志载：“于时杨豫作逆，袄氛未殄，王侯将相，连连下狱，伤痍诛斩，不可胜数。

周兴荣贯廷尉，业擅生杀……虐甚脱踝，文繁次骨，公卿倒足，行路掩首。时有吴王子琨作牧江右，来俊臣密树朋党，远加组织，令君推问，冀陷殊死……”。又如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崔泰墓志则记载了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传位中宗。而董怀义、钟绍京妻许氏、王崇礼、白知礼、李怀等人墓志，则记载了韦后与安乐公主合谋鸩死中宗，立李重茂为帝，以及后来李隆基带兵入宫，杀韦后等拥李旦为帝诸事件。董怀义墓志曰：“会逆贼马秦客，潜行鸩毒，中宗暴崩，韦氏称制，奸人掌营卫，凶威居要津。公翊戴皇帝，斩关通禁，数刻之间，尽殪凶丑”。这些墓志所载武后末朝一系列宫廷政变，皆可印证《唐书》，对我们了解武后执政时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千唐志斋所藏墓志中，对安史之乱亦不乏记载。如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藏晔墓志记载了唐官军与安禄山暴兵交战于潼关的情景；圣武元年（公元756年），洛阳圣武观女道士马凌虚墓志则使我们看到这个“光彩可见，芬芳若兰”的女子如何“不疾而歿”，死于安禄山幕僚之手的可悲遭遇；而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元真墓志又向我们显示了“贼臣思明再侵京邑，纵暴豺虎，毒虐人神，丘垅遂平，失其处所”，那种百姓生不得安宁，死不得葬身的凄惨处境，致使元真死后只得“权厝于县（河阴县）佛果寺果园内”。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于此可见一斑。

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藏晔墓志还记载了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割据，战争迭起，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墓志曰：“有逆臣朱泚入长安，万乘惊出至奉天”。这就印证了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失陷，德宗狼狈出逃的事实。志中还叙述了藏晔之子昌裔在保拥德宗时，“颊中刀箭，流失毁形”的激烈战

争场面。此外，从李皋、陈皆、崔弘礼、郑濛等人墓志中所记载的事实还可以看到来瑛、梁崇义、李希烈等的叛乱活动以及官军的征讨情况。

千唐志斋藏志中反映农民起义的情况也为数不少。如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崔玄籍墓志记载了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睦州(今浙江建德)女英雄陈硕真为首的反对黠吏、豪强压迫的农民起义；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裴镐墓志则记载了当年在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发生的海盗起义事件；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嗣曹王李皋墓志与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陈皆墓志，都记载了他们参与镇压袁晁起义的情况。这些记载都为史籍提供了难得的佐证，对我们了解唐中朝以后农民起义的活动范围、规模以及被镇压的情况大有裨助。

从这批藏志中，还可以看到唐代官府对盐、茶、酒实行专卖和均田制日益解体的情况。如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孙公□墓志记载了会昌年间睦州(今浙江建德)一带经济萧条，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的景象以及孙公□针对时弊，力倡农耕，推行新税制，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当地农业发展的措施。另外，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王德表墓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同墓志，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和守阳墓志，锦州刺史赵洁墓志，都分别记述了唐王朝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同地方政权之间发生的矛盾与纠纷，并有彼此之间大量的友好往来的事实。再者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张尊师墓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侯教忠墓志中，还可以看到唐代佛、道两教广泛流行及彼此间相互消长的斗争情况。这批墓志，对于唐代士族门阀势力的兴衰、姓氏的渊源、地名的沿革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交通、地理等情况，也都有记载。

综上所述，千唐志斋所藏墓志，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的文